



“骆老夫子”的峨眉印迹

■陈元昌

骆先生邀约熟悉峨眉山文史的何志愚同往实地考察,在附近农家借木梯,后又借杉条7根扎成筏。最后使用竹竿划到龙门洞中,洗去岩壁泥土苔藓后,才看清文字。经二人读抄,骆先生念一句,何志愚记一句。经亲自辨认解读,发现“龙门”二字是孙富春手书。这段经历,承载着骆先生对文史研究的执着,以及对峨眉本土文化的热爱。

骆坤琪先生是峨眉人,1934年生,2021年因病逝世。我一直很想念他,早就想写一篇文章悼念。以前在网上搜索“骆坤琪”,见到他出版的多部有关峨眉山的书籍,今天又搜索到他的遗作《峨眉山龙门洞岩刻文字和景物考》。文如其人,骆先生的文章如何?人品怎样?从他留下的文章可见一斑。

从《峨眉山龙门洞岩刻文字和景物考》一文可见,骆先生办事认真,思维严谨,文笔细腻,是峨眉文史界不可多得的一位人物。峨眉山龙门洞传奇故事多多,明代列此地“峨眉山二十四景”,名“龙门飞珠”。宋代诗人范成大游此,不仅写诗吟咏,还在其名篇《峨眉山行记》中说“天下峡泉之胜,当以龙门

为第一”。上世纪50年代修峨眉(眉)高(庙)公路时经过此地,炸岩挖山,泥石俱下。庙宇亭台被拆,龙门洞半淹,岩刻文字遭到毁坏,一处胜景从此消失。

1982年,骆先生为收集整理峨眉史料,查阅《峨眉山志》,只见上面写道:“龙门二字是苏东坡手笔,亦云孙富春双钩。”到底是谁写的?他邀约熟悉峨眉山文史的何志愚同往实地考察,在附近农家借木梯,后又借杉条7根扎成筏。最后使用竹竿划到龙门洞中,洗去岩壁泥土苔藓后,才看清文字。经二人读抄,骆先生念一句,何志愚记一句。经亲自辨认解读,发现“龙门”二字是孙富春手书。这段经历,承载着骆先生对文史研究的执着,以及对

峨眉本土文化的热爱。

其实,我与骆先生交往并不多。30多年前我与其交往时,他任峨眉山市志办主任。记得有一次写材料需要一些数据,我还去请教他。骆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调任峨眉山市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工作。熟悉他的人都说:骆先生抓文史工作很扎实,他坚持身先士卒,带头每期写稿。所办刊物《峨眉文史》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存量大,成为当地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爱不释手的刊物。

退休后,由于单位每月组织退休职工活动,这才给我们提供了交往的机会。特别是我还参加了本地作协活动,为了写作需要了解峨眉文史,促成了我们的进一步交往。此外,由于骆先生和

我先后都在林业局工作过,又都喜欢文学,共同的爱好让我们常聚一起。

前几天,我在微信群称赞本地作家许德贵发表的《忆骆坤琪先生二三事》,不久就获得群友回应,对骆先生其人其文赞不绝口。骆先生除了著书立传外,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文史财富是由他1985年参与编纂的《峨眉县志》,这才是留得青史在人间。

2018年7月,我准备撰写《双福廊桥的变迁》,需要查《峨眉县志》。我打电话找骆先生,他告诉我政协办有此书,让我如获至宝。后来,这篇文章被《三江都市报》刊登。

骆先生担任副主编编纂的《峨眉县志》,耗费了他许多精力。记

得为了查询有关资料,他曾独自一人前往某地图书馆,每天手抄资料,吃馒头干粮,住旅店,坚持不懈几十天。他带领40多个部门近百人参与编写,终于换来该书的问世。全书756页,把峨眉山1912—1985年的社会经济、人文历史,系统性地做了梳理,为当地提供了一本内涵丰富的百科全书,一份宝贵的文史遗产。

骆先生为人谦虚,很多人亲切地称他“骆老夫子”。他写的几篇散文让我获益匪浅,我还专门请教他关于万年寺的故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答疑解惑。彼时他身体不好,中气不足,说话时明显上气不接下气,但他每次见我却又滔滔不绝,余味犹长。

骆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宁静的午后 王永春 摄

浅夏时节

■吴春萍

(一)

夫裹星星点点的零碎小雨滴
冷不丁钻入后颈窝里
有一点儿微凉
也捎带一点儿栀子花和黄角兰的清香
随风拂过衣领拂过面庞

在楼上远望
一支长篙兀自横在河中央
在夏天真正来临之前
五月已至
六月在望
天明水净
一杯清茶在手
云在青天水在瓶
消磨掉半月之半的一片空明
不经意间握住的
活脱脱已然满是满目的浅夏时光

一排斜阳照帘黄
白日有梦入夜忙
草草来又匆匆往
怀抱夏虫把歌唱

(二)

坐北朝南
临水而居
流水环绕
林木遍植
有水鸟成群
在水中陆地栖息
有花香遍野
馥郁了一个小村的心扉

清晨,有凉风来访
轻轻推开小村的大门
阳光渗进门窗
身影渐渐清晰
一地槐花如雪
全都化成了暮暮的一缕缕香魂

春既暮,夏已初
浅夏时节的小村
香樟树的落叶
铺满了每一条村子的路口
总让人不禁轻轻停下匆匆的脚步
慢慢转身回眸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宋扬

这一天,你的双手伺候过一整担蔬菜,伺候过坚硬的食物,伺候过乱跑的鸡鸭,伺候过沸腾的猪食,伺候过洗衣盆里浸满汗水的衣服,此时,你的手松弛下来,你太累了。

夜深人静,我戴上耳机,听歌曲《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记忆之门裂开一道温暖缝隙,往事热流一般缓缓淌出……

母亲,你这辈子最骄傲的是生我和妹妹。虽然我和妹妹考的都不是名牌大学,但在我们村,两个娃儿都成了“端铁饭碗”的,还是不多见的。你为人低调,唯挨邻宅近的艳羨我带你到过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旅游时,你绝不藏着掖着。你是想证明,你的一儿一女是有出息、有孝心的。这是一种内心满足的外显——你觉得自己那些年吃的苦,都有了回报。你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人啦,要先苦后甜!”

百姓记事

母亲,你是1949年生人,生过四个孩子。在我与妹妹之间,还有一个夭折了的三妹。大姐是早在我两岁时就离开了的。正是大姐的早逝让你和父亲对三妹的病情不敢有丝毫怠慢,你们见势不妙,第一时间就把刚出生的三妹往县城的医院送。医院发生的事我一概不知,只记得你和父亲回来时,父亲哭丧着脸,你红肿着眼。你从蛇皮口袋里掏出两个新崭崭的搪瓷碗——父亲在县城买的,用来打医院食堂的饭。三妹没保住,留下两个搪瓷碗,你的脸色比搪瓷碗的绿还要深,深得让人窒息……

母亲,你每见一次碗,就流一次泪。父亲看不下去,把那两个搪瓷碗藏到柜子的最底层。直到

四妹降生,家中又有了新生命,父亲才翻出那两只搪瓷碗。碗依然新崭崭的,你一边流泪一边笑,在你看来,是否一只碗是三妹,一只碗是四妹?

母亲,你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父亲在上海、深圳打工的那十来年里,需要动扁担的农活,你绝不让我妹妹做,只让我们帮着干一些手工活儿。“双抢”时,你实在忙不过来了,才让我们用小背篋背着背一背。你心疼我们正在长的身体,不让我们挑担子,你是怕我们被担子压坏了,不长个儿吗?

母亲,我的同龄玩伴中,读完高中的没几个,能读上大学的仅两个。初中一毕业,他们就当了家里的壮劳力,其中不乏读书比我厉害的人。你和父亲看得远,发狠了要把我和妹妹都盘出来。为供我和妹妹读书,除了种自己吃的口粮,你夏天种生姜、生蘑菇,冬天栽莴笋、点土豆,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几乎每天,你天不见亮就出门,挑了蔬菜去附近几个乡镇集市售卖。听说县城生姜价格高,你又去了县城,来回四十公里地,都靠两只脚板。你吃了远比村里其他妇女多得多的苦。夏天,忙完一天的活儿,鸡鸭进笼了,锅碗洗了,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滴水了,沐浴后的你才得空儿在电风扇前的圈椅上闭上眼睛吹风。这一天,你的双手伺候过一整担蔬菜,伺候过坚硬的

粮食,伺候过乱跑的鸡鸭,伺候过沸腾的猪食,伺候过洗衣盆里浸满汗水的衣服,此时,你的手松弛下来,你太累了。你坐在圈椅里一动不动。此时,风是仆人。只有此时,你无忧无虑地享受风的伺候。能在劳累一天后,静静地吹吹风,于你而言,就是天大的满足。风,定格了你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

母亲,在你身旁,我和妹妹对着电风扇飞转的叶片吹口哨。口哨声有金属质感,如钢丝震颤。那夜梦中,你变成了一棵老榆树,我和妹妹变成金甲虫,绕着树飞来飞去,挥着闪亮的翅膀……

母亲,你心善。冬腊月,近年关,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拉下面子,提着蛇皮口袋挨家挨户“化米”,隔三岔五地,要来好几拨人。你知道他们苦,就算自己再招架不住,也要装上半搪瓷碗米打发他们。有时,你觉得给得太少,也会补上一句:“么姆(二老爷,……)对不住哈,我们屋头也没好多米了……”拿到米的眼圈红红的,低了头,千恩万谢地走了。有时,外村甚至外乡的也来讨米,哪怕少给一点,你也从不让他们走空,更不会两扇木门砰地一关,让老人难堪地仁在屋外。你送“化米”老人出门的场景是留在我记忆里最难忘最温情的画面。

母亲,不知不觉中,你早已把爱、勤劳、善良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乐山五月诗情

■陈兴中

在这里,即便您没有苏东坡的豪放、李白的多情,您也会按捺不住为乐山歌咏。

五月的花

它们正追赶着季节,登台献彩。三角梅红得亮眼,蔷薇与玫瑰则是火一般的热烈。各色喇叭花、长青红、彩虹菊……都洋溢着快乐的美。你猜,她看着你就红脸的是什么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有的耀眼,有的婀娜;有的以香取胜,有的以色惊人。这就是乐山五月花的风景!

乐山是一个大气磅礴的城市。它有一伟山在远处——那就是峨眉山。看见了吧?它是大渡河、岷江、青衣江,在三江交汇之处。看见它的雄阔了吧?

在这里,充满了多彩的诗情与爱情,会有人约你,也会有人等你。

五月的树

刚换上油绿油绿的新装,老树也不减风韵。它们骄傲而不幼稚,它们豪迈而又帅气,一种青春岁月练就的纯粹。

站立在明代的老城墙上,一眼望去:乐山是座绿色的城。它被浅浅的深绿的群山

所围,隐隐绰绰还看见大峨眉与三峨眉姊妹。老树也焕发了青春,它们古朴而庄重。

五月的江河

开始青春的躁动。大渡河首先开始奔腾,但岷江仍然文静,青衣少女仍然温婉尔雅。三江共同鸣奏着和谐的歌。

在三江汇流处,观雄伟壮丽的乐山大佛。“大佛怀抱三江,比肩凌云看沧桑。笑对天下迎天下,容纳众生渡慈航。”在这里,即便您没有苏东坡的豪放、李白的多情,您也会按捺不住为乐山歌咏。

五月的阳光

灿烂而不炎热,最易唤起金色的记忆。

或许你们曾相约在这片花丛中,或许你们在这里许下共同心愿,或许她(他)正在焦急地等您,或许你们在这里留下靓丽的合影。暖暖的阳光,温和的风,开阔的视野,微微的水声,使人产生无限憧憬。

欢迎您来乐山,观多彩五月;欢迎您行游乐山,感受乐山五月的诗情画意。

乳名

■谢勇

乳名,是我们在乡下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即使不慎遗失也不用像在城里着急办理只需要母亲,站在地坝边上扯开喉咙喊一嗓子乳名便会从某一处菜地里探出头来大声回应

有阳光的日子母亲就会戴上老花镜在一群小鸡仔的陪同下将几本相册一一翻开她怕那些乳名发黄而斑驳便拿起放大镜将它们一个个唤出来一遍又一遍晾晒

我们回到家里是母亲最舒心的时候她一定要亲自下厨每一次她都会不小心将我们的乳名全都炒进菜里

我们吃着自己的乳名围坐在母亲身旁努力挤出开心的笑容望着母亲日渐深刻的皱纹我们转过背将心酸一饮而尽